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六辑)

诸子通考

蒋伯潜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六辑)

诸子通考

蒋伯潜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诸子通考 / 蒋伯潜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4
ISBN 978-7-5502-4953-0

I . ①诸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哲学家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先秦时代 IV . ① B2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8660 号

诸子通考

作 者 : 蒋伯潜

选题策划 : 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: 王 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7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7.5 印张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953-0

定价 : 5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4318689

出版说明

一、民国大师文库，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。当时，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，西学东渐，学术革新；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，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，质量上乘，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二、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，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。

三、丛书所收书目，虽各自早有出版，但零散而不成规模。此次结集，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、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，成一民族文化珍品，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。

四、为丛书系列之计，故以史学、国学、文学、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。

1.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，寻二三种内容相近，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，则合成一册，字数以30万字为限；

2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下两册；

3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五、所收著作，版本不一；流布之中，文字错讹；择其善本，一一折校。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，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。

1. 人名、地名、异体、通假，仍从原书繁体；

2. 标点符号，从作者习惯，非排版差误者不予改动；

3. “的”，“底”一类文字之分，均从原书；

4.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，非有根据不予更改，力求保持原貌。

“民国大师文库”丛书，工程浩大、环节繁多，编辑、校对、照排、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，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。

自序

《诸子通考》者，伯潜就先君子建侯公遗稿残帙，整理补编者也。全书分上下二编；上编为《诸子人物考》，下编为《诸子著述考》。

伯潜于二十七年春，挈眷避地，蛩处沪上，忽忽四年，笔耕舌耨，无须臾之暇，得以温煇故籍。三十年十二月，孤岛沉沦，不可复居，乃又于翌年春仓皇返浙。时金兰已陷，道梗，欲往浙南不可得。幸故里尚存瓯脱，杜门蛰居，得以苟全。因念老学虽如炳烛，犹愈于束书不观。乃发故篋，曝楹书，埋头故纸堆中。篋底有先君子遗稿残帙，手泽宛然。检而读之，关于周秦汉诸子者，凡二十八篇。曰《史记孔子世家考》，《史记老庄申韩传考》，《史记屈原传考》，均录《史记》原文，加以考释；曰《孟子略考》，《荀子略考》，《墨子略考》，《商君略考》，《苏秦张仪略考》，《稷下诸子考》，则但撮叙其人，加以考证，不复彙录《史记》原文；盖以史公所记或过简略，或过冗繁而又与学术无关也。以上九篇，皆考诸子之人物者。曰《孟子考》，《荀子考》，《子思子考》，《曾子考》，《晏子考》，《陆贾新语考》，《贾谊新书考》，《盐铁论考》，《刘向所序考》，《杨雄所序考》，《老子考》，《庄子考》，《管子考》，《墨子考》，《商君书考》，《韩非子考》，《公孙龙子考》，《吕氏春秋考》，《淮南子考》，此十九篇，皆考诸子之著述者，大致以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所录为范围。虫鼠蚀啮，屋漏浸渍，间有损坏漫漶者，因为钞补以完之，而父书可复读矣。此三十一年事也。

初，伯潜读近人胡适冯友兰诸先生所著哲学史，觉有未安处，妄欲就诸子学说，有所申论。志此已二十年，未敢遽尔奋臆命笔。及读先君子遗稿残帙，乃更欷然。盖吾人于诸子人物之身世，著述之真伪，未尝详考，则不能读诸子之书；于诸子之书，未能细读，则无以知诸子之学说。若徒浏览近人所为哲学史或大纲概论之类，即欲于诸子学说有所评述，非人云亦云之耳食，即妄诂新奇之臆度，自误误人，亦徒貽笑而已。乃复就遗稿所考者，检故籍，抒己见，补加按语，凡周岁而始完。此三十二年事也。

继思先君子《史记老子传考》既以“老子”为通称而非专名，《老子考》既以《老子》为战国时人所荟萃掇拾而成，非老子过关时自著；《史记孔子世家考》又谓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，诸子之书以《论语》为第一部；而其考诸子著述诸篇，独无《论语考》，盖以《汉志·诸子略》为范围，而《论语》在《汉志》固录入《六艺略》也。又于亡书伪书，均未之考。亡书，固不易考，且似不必考；伪书之待考，则尤甚于他书，如《太公六韬》《鬻子》《关尹子》《文子》《鹖冠子》之类是也。又如《公孙龙子》，今本仅存残帙，先君子已为文以考之。《慎子》亦尚存残帙，而独付阙如。其考诸子人物也，重要者固已略具；待考者亦不乏人。且于西汉诸子，考其书而遗其人。则此稿似犹未完成者。爰为之补苴，以成完璧。补苴既竟，乃又重加组织，冠以绪论，殿以附录，复历二年有半，乃成此书。

伯潜少受庭训，凡所诵习，限于经传。比出就外傅，受业于李永年先生。李先生与先君子莫逆，喜浏览诸子。每于课暇，辄相与谈诸子之学。伯潜虽常侍侧，窃闻其绪论；然方在童年，未之留意也。四十年来，学殖荒落，自愧有负父师属望之殷。今幸手泽犹存，父书可读，历时四载，勉成斯编。然欲就正于父师，而墓木已拱。抚今思昔，晝然不自知其涕之霏落矣！

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伯潜序于上海新绿村之寄庐。

说 明

一、儒家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及本在《小戴礼记》中之《中庸》《乐记》《大学》《学记》《礼运》诸篇，旧皆列于经部。今以其性质与诸子为近，且可以考见自孔子以迄西汉儒家之学说，故列入。

二、名家之书，今存者仅《公孙龙子》残本，《墨子》中之“墨辩”六篇，《荀子》之《正名篇》，虽非名家之作，亦阐发名学者，皆可以见战国时之名学，故特提出，其《公孙龙子》并录之。但因非名家之书，故本栏不曰“名家”而曰“名学”。

三、道家之《列子》，今存者为伪书，故未列入。但可以见魏晋间之老庄思想与颓废思想，读者亦宜浏览及之。

四、《吕氏春秋》与《淮南子》同为门客所作，同列杂家，但亦有别。前者纯系杂集而成；后者则偏重于道家。读者宜分别观之。



目 录

自 序 / 001

说 明 / 003

绪 论 / 001

一 何谓诸子 / 001

二 诸子之开祖 / 004

三 诸子之派别 / 007

四 十家名称之取义 / 010

五 十家学说之短长 / 015

六 诸子兴替之因缘 / 021

上编 诸子人物考 / 027

第一章 孔 子（上） / 030

第二章 孔 子（中） / 047

第三章 孔 子（下） / 072

第四章 孔子弟子 / 089

第五章 孟 子 / 112

第六章 荀 子 / 125

第七章 老 子 / 139

第八章 庄子及道家者流 / 152

第九章 墨子及“墨者” / 166

第十章 商鞅、申不害、韩非、李斯 / 187

第十一章 惠施、公孙龙与稷下诸子 / 202



目 录

第十二章 苏秦张仪与屈原 / 216

附录一 西汉诸子 / 230

附录二 诸子大事年表 / 235

下编 诸子著述考 / 239

第一章 儒家之书一——论语 / 243

第二章 儒家之书二——孟子、荀子 / 255

第三章 儒家之书三——子思子 附中庸 / 266

第四章 儒家之书四——曾子 附孝经、大学 / 276

第五章 儒家之书五——晏子及其他 附礼运 / 290

第六章 儒家之书六——亡佚之书 / 306

第七章 道家之书一——老子 / 314

第八章 道家之书二——庄子 / 325

第九章 道家之书三——管子及太公、鬻子 / 337

第十章 道家之书四——文子、关尹子、列子、鹖冠子 / 346

第十一章 道家之书五——亡佚之书 / 354

第十二章 墨家之书——墨子及其他 / 362

第十三章 法家之书——商君书、韩非子及其他 / 375

第十四章 名家阴阳家之书 / 385

第十五章 杂家之书——吕氏春秋、淮南子及其他 / 395

第十六章 纵横家农家小说家之书 附鬼谷子 / 408

附录一 《汉志·诸子略》十家著述统计表 / 416

附录二 现存诸子重要著述表 / 419

绪 论

一 何谓诸子

我国周秦之际，学者辈出，各著书立说，欲以改制救世。学者不只一人，其书亦不只一种，故以“诸子”称之。以“诸子”为某种古书部类之名称，自《七略》始。西汉成帝命刘向领校中秘书。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向卒后，哀帝命向子歆卒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者，曰《辑略》曰《六艺略》曰《诸子略》曰《诗赋略》曰《兵书略》曰《数术略》曰《方技略》。除《辑略》为全书之总最外，其余六略即分古书为六大类，故《七略》为我国古书之分类目录。所谓“诸子”，即六大类之一类。此类古书，大多名曰“某子”，而又不仅一种，故以“诸子”称之。《七略》原书已佚。东汉班固删其要以成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尚可见其大概焉。自是以后，如齐王俭之《七志》则有《诸子志》，梁阮孝绪之《七录》则有《子兵录》（合“诸子”“兵书”二类为一录）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及清代之《四库全书》亦均特立子部。溯其渊源，皆自《七略》。故曰以“诸子”为某种古书部类之名称，自《七略》始也。

任宏，步兵校尉也，故校兵书；尹咸，太史令也，故校数术；李柱国，侍医也，故校方技。此三类之书，各以专家司校讎，其为专门书籍，

性质各殊，不问可知，故分为三类耳。至于六艺、诸子、诗赋，均由刘向校讎，而亦分为三类者，因其性质体裁亦各不同也。“诗赋”与其余二类不同，亦显而易见。“六艺”与“诸子”所以分为二类，不但由汉儒尊经而然，其性质体裁，亦自判然也。西汉时称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六经为“六艺”（与《周礼》以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为“六艺”，绝不相同），故《六艺略》所录之书，为六经及其传记。《论语》《孝经》“小学”三类，不过六经之附庸而已。六经之中，唯《乐》无经（或云，《乐》本无经，附于《诗》；或云《乐》亦有经，亡于秦火）；故《六艺略》之中竖为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五经。《易》以《卦辞》《爻辞》为“经”；此文王所作（或云《爻辞》周公作），在周代，不啻为御纂钦定之书也。《书》者，夏商周史官所记录所保存之文告档案，传之后世，成为史料者也。（《秦誓》时代最晚，当为秦穆公时，秦之史官所记。）《诗》之《颂》，为周商二代及鲁国之郊庙乐章。（《商颂》，或云商代作品，或云宋国作品。）《风》本各地民间歌谣，《雅》本土大夫美刺时政之诗，但既采于辘轳使者，献之太师，合以音乐，则与《颂》均由乐官保存矣。《礼》十七篇（即今《十三经》中之《仪礼》），本属“仪注”之类，则亦礼官所保存也。《春秋》本鲁史，为鲁之史官所记录保存者。故《五经》原皆“官书”，古文经学家之说是也。今文经学家则以五经为孔子所作。《易》之《彖传》《象传》，孔子所加。《文言》《系辞》，虽非孔子自著，要亦后学记述孔子之言。于是由天道以及人事，卜筮之书变为哲理之书矣。《书》始《帝典》（《礼记·大学》引，即作《帝典》。伪古文《尚书》分其下半为《舜典》，改称上半为《尧典》），终《秦誓》，全书二十八篇，当经一番有意义的编次。古诗三千余篇，孔子删存三百五篇之说，虽未可信；但正《乐》以正《诗》，使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，则孔子曾自言之矣（《论语·子罕篇》，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”）；而其论《诗》之“兴”“观”“群”“怨”及

“思无邪”云云，均有特到之见。礼官所录存者当不仅十七篇；此十七篇皆士礼，殆孔子取以教弟子者也。《春秋》本鲁史，孔子加以笔削，以寓其“微言”“大义”，故孟子直谓为孔子所作焉。（见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）盖孔子之于《五经》，乃取原有之官书，加以赞修编次者，故自谓“述而不作”。（见《论语·述而篇》）但经此纂述，《五经》乃更有其新意义，新价值焉，则孔子殆“以述为作”者也，故今文经学家之说亦非全无理由。《五经》，本官书也。诸子之书，则不论其著作，为记述，为追辑，为依托，皆私家之著述，非官书也。孔子之纂述《五经》，虽“以述为作”，终是“述而不作”；《六艺略》所著录之“传”、“记”、“说”、“故”，虽为私家著述，但均所以释经，亦是“述”而非“作”。诸子之书，皆自抒己见，自成一家之言，不复寄托其微言大义于自具内容之古籍，故皆是“作”而非“述”。虽其中多为后人所记述，所追辑，甚且为后人所依托，但自其本书之性质体裁言之，则终是“作”而非“述”，此则“六艺”与“诸子”二类古书之大别也。

然则此类古书，何以率名为“某子”耶？“子”者，古代弟子称其师之词也；加氏以别之，则曰“某子”，如墨子、庄子、孟子、荀子之类，此皆以“子”称其人者也。诸子之书，多非自著，由弟子后学记述成书；即出自著，亦本为单篇，由后人编纂成书；成书之后，不别题书名，径称之为曰“某子”者，所以示其人为此书之主人云尔，如《墨子》《庄子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之类，此则以“子”称其书者也。题曰“某子”之书既多，于是以“诸子”为其部类之名焉。

然则弟子何以称其师曰“子”耶？汪中《述学·释夫子》曰：“古者孤卿大夫皆称‘子’。子者，五等之爵也。《周礼·典命》：‘公之孤四命，以皮帛视小国之君。’《大行人》：‘大国之孤，视小国之君。’《春秋传》：‘列国之卿，当小国之君。’小国之君则子男也。子男同等，不可以并称，故著‘子’去‘男’，从其尊者。王朝，则刘子、单子是也；列国，则高

子、国子是也。王朝，生称子，没配谥称公；列国，生称子，没配谥亦称子；此其别也。称‘子’而不成词，则曰‘夫子’。‘夫’者，人所指名也。……以‘夫’配‘子’，取足成词尔。凡为大夫，自嫡以下，皆称之曰‘夫子’。孟献子，穆伯之孙；穆伯之二子，亲为其诸父，而曰‘夫子’；崔成，崔疆，称其父，亦曰‘夫子’。故知为大夫者例称‘夫子’，不以亲别也。孔子曾为鲁司寇，其门人因称之曰‘子’，曰‘夫子’。后人沿袭，以为师长之通称，而莫有原其始者。”汪氏自注又曰：“《左氏春秋》昭七年：‘孟僖子召其大夫曰：“我若获没，必嘱说与何忌于夫子，使事之。”’”《疏》曰：‘身为大夫，乃称夫子。此时仲尼未仕，不得称为夫子。以未仕之时，为仕后之语，是丘明意尊之而失实。’益知惟卿大夫乃得称子也。”按汪氏之说是也，“子”与“夫子”本所以称卿大夫。故章炳麟《诸子学略》说有“子犹今言老爷”之解释。孔子弟子记孔子之言，或面称孔子，皆但曰“子”；与他人言及孔子，则曰“夫子”。（《上论》十篇，此种分别甚为严明。）“子”者，犹今云“先生”；“夫子”者，犹今云“这位先生”耳。而所以称之曰“子”者，则因其尝为司寇也。孔子之后，墨子尝为宋大夫，孟子尝为卿于齐，故其弟子亦以“子”称之。其日墨子孟子者，加氏以别之也。沿袭既久，遂成习惯。“子”与“夫子”乃为弟子对师之专称，故虽未仕，如庄子，亦以“子”称之。于是弟子纂述其师之言行而成之书亦以“某子”名焉，弟子称师曰“子”，始于孔门。弟子纂述其师说以成专书，始于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一书，如不别立书名，则亦可题曰《孔子》矣。

二 诸子之开祖

弟子称师曰“子”，纂述其师之言行以成私家之专著，始于孔门，已如上述。其实，私人聚徒讲学，私人纂修官书以述为作，亦以孔子为最

早。孔子者，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划时代之学者，周秦诸子之开祖也。孔子以前，有官学，无私人之师儒；有官书，无私人之著述。诸子中有老子，与孔子同时，而其年辈长于孔子；《老子》一书，为老子过关时所著，均见《史记·老子传》。故论者恒推老子为诸子之开祖焉。虽然，《史记·老子传》恍惚迷离，老子究为何如人，殊滋疑问。《老子》一书，乃由后人荟萃而成，非一时一人所著。（详见本书上下编）且老子亦未尝聚徒讲学也。至于黄帝、神农、伊尹、鬻熊、管仲、晏婴诸人之书，或出依托，或由追辑，更无论矣。故诸子以孔子为第一人，诸子之书，以《论语》为第一部。

孔子以前，何以无私家之著述，私人之师儒乎？是有二因：其一，古代物质文明未启，纸帛笔墨尚未发明，而书籍则已渐见萌芽。彼时以龟甲简牍代纸帛，以刀刻漆书代笔墨。以竹简编缀而成之书籍，究始于何时，似尚未经考定。按《尚书·多士篇》曰：“惟殷先人有典有册。”龟甲文“册”字作、作（见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卷五），像竹简编缀之形；“典”字作、作（见同书卷四卷七），像两手持册之形。“册”为竹简书之象形字，“典”则守藏书册之指事字也。龟甲文，一般学者公认为殷代文字，合之《多士》之言，足为殷代已有竹简书之证。刀刻漆书，法拙而难；编简成册，物夯而繁，故藏书不易，成书更不易，故惟官府得有书籍，私人之力，不能成书也，且亦不能藏书也。其二，古代政治社会制度，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相去悬殊。贵族不但在政治上为统治者，在经济上亦为大地主，世袭其官爵，世有其土田，世受其特殊教育。平民不过贵族之农奴而已。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曰：“三代之国，幅员之狭，直今一县耳。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，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。故有世禄者有世田，即其所世营之业也。名为卿大夫，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。世居其土，世勤其畴，世修其陂池，世治其助耕之氓。……”所谓“助耕之氓”，即农奴也。不但在政治经济上均无相当之地位，且亦无受教育之机会。因书籍

为官府所有，惟世官之贵族子弟得浏览之，平民固不得见之也。平民除入官府服役外，无由得见书籍，无由接近有相当学识之贵族。故《尚书·周官篇》有“学古入官”，《礼记·曲礼篇》有“宦学事师”之语。然“庶人在官”者，其地位仅如今政府中之雇员或隶役，其所能获得或需要获得之知识，亦至浅陋，不足以言学术也。彼等久处此种环境中，且亦自认为无求得高深学识之必要矣。平民既无书籍，又无学识，何能教人？何能著书？贵族有知识矣，但既从政，自无教人著书之余暇。既为贵族，亦不屑于倥偬公退之余，教彼平民；平民亦无由接近之，而受其教诲也。且既握政权，如具政治理想，亦不难见之实施，成为法令典章，传之后世，成为官书；亦无著书教人以自张其说之必要也。古代之情形如此，故有官书，无私家之著述；有官学，无私人之师儒。从前学者，如清章学诚辈，所盛称之“三代以前，著述为公”，“学者王官”，“官师不分”云云，诚为事实；但此乃古代不得不然之事实，不得谓为郅治之隆也。

贵族制度之兴盛存在与衰落，实与古代之封建制度相伴。所谓封建制度，直是上古部落制度所蜕化之遗形；诸侯，酋长之变相耳；诸侯国，部落之变相耳。故除鼎革之时，所封之子弟功臣外，胜代所遗之诸侯国占其大多数焉。降及春秋，诸小国渐为诸大国所并吞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所云“汉阳诸姬，楚实尽之”是也。其实，被并吞之小国，岂仅汉阳诸姬姓诸侯？并吞小国者，又岂仅楚一国而已？故封建制度之崩溃，春秋时已开其端；夷封建为郡县，固不自秦始皇始也。其时贵族子孙亦渐式微，平民之俊日多崛起。此亦大势所趋，莫可遏制者也。而以缣帛代简牍之风，亦萌芽于春秋之季。《论语》言“子张书诸绅”，《墨子》言“书之竹帛”，皆其证。虽相传齐人薛稷造墨，秦人蒙恬造笔，皆在战国之世，似笔墨发明较后，但既书绅书帛，自不能再用刀刻，再以漆书，则笔墨之发明，当亦在春秋末年也。上述二因，渐已变灭。孔子适应运而生于此时，且生于在宋为贵族，迁鲁为平民之孔氏。其人又“好古敏求”，“学无常师”，努

力于学识之获得，故能成为一杰出之学者。且其生平，初为平民，中闻国政，寻即失其政治地位。不能久握政权，实现其政治理想，以救当世，此孔子之不幸也。然正因其不能久握政权，乃专心于聚徒讲学，立说著书，以觉后世，卒为我国教育史学术史辟一新纪元，开诸子之先河，成一划时代之学者，则又孔子不幸中之大幸矣。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曰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”立德立功，即《庄子》所谓“内圣外王”之大业。不能立功，乃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著书教人，立言以自见于后世尔。）

孔子之编《书》、正《诗》、定《礼》也，功在整理。其赞《易》，修《春秋》也，则更予古籍以新意义，新价值焉。要之，皆变官书为私家之著述，所谓“述而不作”，实则“以述为作”，前已言之。然《易》之彖、象传犹汉代经生之传，所以释《易》；《春秋》之事与文，与鲁史无大差异；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之内容上未尝变易；故以内容及体裁而论，仍是“经传”而非“诸子”也。故虽已开私家著述之风，仍当列之《六艺略》中。《论语》为孔子弟子门人所记纂，足以成一家之言，见孔子之学说，且其性质体裁，与“经传”绝异。徒因其以记孔子之言语为主，且并录诸大弟子之言语，语经论纂，故特立一书名，谓之“论语”耳。弟子门人记其师之言语，成私家之专著，盖自此始。孟子自言愿学孔子。《孟子》七篇，亦弟子记纂，全仿《论语》；二书之性质体裁，完全相同。《汉志》录《孟子》于《诸子略》之儒家，而《论语》则附录于《六艺略》者，其意盖独尊孔子也。按之实际，则以《论语》为《六艺》之附庸，固不若以《论语》为诸子之冠冕耳。

孔子为诸子之开祖，故本书上编考诸子之人物，始于孔子；《论语》为子书之先河，故本书下编考诸子之著述，首列《论语》焉。

三 诸子之派别

孔子以后，私人讲学，私家著述，成为风尚；王官之学，亦已散在民